

关/注/此/书/就/是/关/注/我/们/的/生/命/质/量

心灵黑洞

精神病鉴定的背后

正常心理变异的过程 精神病患者的心灵世界
一幕幕发人深思的悲剧

王杰 王振宏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上海精神病学研究所、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上海市心理卫生协会

心灵黑洞

精神科医生的自述

正常人心理异常的自述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上海市心理卫生协会

上海人民出版社

ISBN 7-309-04455-2

关/注/此/书/就/是/关/注/我/们/的/生/命/质/量

心灵黑洞

精神病鉴定的背后

正常心理变异的过程 精神病患者的心灵世界
一幕幕发人深思的悲剧

禹王杰 王振宏 著
方文豪出版社

责任编辑:徐秀梅
封面设计:杨 群

心 灵 黑 洞

Xinling Heidong

李 禹 王 杰 王振宏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印张 11.25 ·插页 2·字数 250 千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7-5317-1279-2/I·1215 定价:17.00 元

目 录

血洗水官家 (1)

迈进市公安局的大门,陈小聪是奔着老实坦白、以命抵命、被判死刑的念头去的。但是家人为了让他逃避死刑,做了太多的事。陈的供词也由如实交待变成了吞吞吐吐、含糊其词,供词一变再变,到后来干脆连审讯人员提问的意思都弄不明白了。他不是心里不明白,是有人让他这么做,他就做了。公安人员提审的次数越多,他内心突发而来的又逐渐增长的求生欲望就愈加强烈。

七星瓢虫 (37)

我最生气的,是我在搞试验变七星瓢虫的白天黑夜的日子里,可谓废寝忘食,坐立不安,确实是费尽心血,耗尽脑汁。白天上班我还假装是一个像模像样的公职人员,实际上早就心不在焉,跟我说什么,让我做什么我都不知道,比往常工作糊涂一百倍,出没出错我也不记得了,只觉得单位里每个人恨不得都冲我骂骂咧咧的。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能知道我现在生存和工作的伟大意义吗?

谁精神失常 (71)

刑警队马队长心情沉重地合上了一本厚厚的卷宗。两起人命案,从城里,到乡下,从接到报案,到立案侦查、取证、勘查、鉴定、侦破,案子并不棘手,一切看起来也不复杂,但是随着案情的深入,带给人的思索却是沉重的。

傻 二 (96)

后来听说傻二还接受了什么精神方面的鉴定,智商也确实是本来就有问题,比过去的略高一点,也就是44。法院也很棘手,可是这个案子因受害人家属的激愤,以及新闻炒作和市民的情绪,已经不可能好好地就这么算了,谁也不敢说就这么饶了傻二,平和收场的后路是没有的。傻二最后被判刑三年。

酒 灯 (127)

胡广生不服,提出上诉,安西市中级法院为了慎重起见,委托上级主管部门作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案情分析说明:胡广生有饮酒习惯多年,曾有醉酒作案现象,事后不能回忆。作案当天饮酒过量,出现情绪兴奋。对50岁的苏某实施强奸,抓获时下身赤裸,无羞耻感。结合精神检查,对作案过程不能回忆,说明作案当时存在意识障碍,应认定为作案时处于复杂性醉酒状态。鉴定结论:“被鉴定人胡广生作案时为复杂性醉酒,对此案有限定责任能力。”

失乐园 (155)

被鉴定人邢嘉伟平素个性内向孤僻,好感情用事,

处事易走极端。检查时对一些敏感问题神智异常,结合市人民医院脑电图检查结果,确认被鉴定人邢嘉伟患有癔症。1996年离婚后情绪低落,抑郁苦闷,遇事极易急躁冲动,存在心因性的情绪反应。但仍能正常工作并照料女儿,提示被鉴定人的社会适应能力和生活能力无明显障碍。本次检查除短暂癔症发作外,对作案过程回忆完整,提示无明显意识障碍,属生理激愤状态下犯罪。

不该发生的悲剧 (192)

陆长贵不知道自己的精神是不是和正常人不一样。第二天早晨他睡足觉后,又来到肖老师家。肖家的门外都是人,他拼命地往里挤,他说他知道是谁干的,他有消息告诉警察。其实他是真的想看看白天的案发现场,看看他的杰作,看看人们的表情。直到这时,他才觉得内心舒服极了,平静极了,好像没有了压力,没有了竞争,他是一个胜利者,一个转败为胜、力挽狂澜的成功的人。

偷窥的黑夜 (233)

现在可就好了,他堂而皇之地把自己视为珍宝的东西通通都搬到了地宫里。在这小小的密室中,墙上粘贴了一些裸体女人的画片,这是他想方设法弄来的,放在这里他觉得像见了天日一样,让她们冲着他媚笑,展示着妙不可言的胴体的每一部分。只有在这里他才没有往日那种猥琐的心态,觉得自己再也用不着偷偷摸摸的了。

不堪重负的心 (270)

李扬几年来靠努力奋斗建立起来的自信毁掉了，他觉得自己像一个卑鄙小人。一年前他想抱吻孙美娟的那一幕已经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他想不到当时为什么会那么冲动，做出那样的事情。如果没有那件事，他就不会被叫到校长办公室，校长手中没有他的把柄，就不会要求他去负责那个账外户头，也就不会有今天的下场了。

外遇的代价 (296)

文蓝在丈夫发生外遇以后，精神受到严重打击。具体表现为，经常存在被跟踪感、被害妄想和妄想知觉，思维内容离奇，意志要求脱离实际，鉴定结论认为，文蓝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对本案无刑事责任能力。并建议文蓝住院治疗。

魔鬼疯了 (330)

张来富被抓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县城。S县的人兴奋地奔走相告，“恶魔”终于受到报应了。就在人们纷纷猜测他将在什么时候被枪毙的时候，又一个消息传来，立刻在县城里掀起轩然大波——张来富疯了！

血洗水官家

久而久之地在这种疯人的包围中，陈小聪也说不定自己是装疯还是真疯，精神和神志举动也真的有点儿不正常了。这一来他真得跟范进中举一样地发疯了，又哭又笑，又吵又闹，笑的是自己还真的如愿考中，太不简单，太不容易了；哭的是自己一时莽撞葬送了青春、前途和人生，人不人鬼不鬼不知所终；闹的是一帮疯人为他庆祝，抬腿，拽着胳膊瞎抻；吵的是大夫来的时候，陈小聪还在胡说八道，腰板还挺硬。最终的结果又是一次快速地强制性治疗。陈小聪呢，几个星期心理怪异行动异样，不像正常人样的陈小聪，也不像疯人陈小聪，介乎于人鬼之间。小聪知道，自从犯了罪，他就一直处在这么一种境地。

这件事若是发生在今天，恐怕你说死都没人相信，特别是那些年轻的朋友。但是却的确确有过这样一件事，发生在古老的西北边城，又结束在古老的西北边城。

一、风 波

虽说是 80 年代了，边城的变化不大，一如往年，冬天还是出

奇地冷，温度计凝固在 -18°C 的刻度上。

冬日的阳光无精打采地照着古老的土地，远山中孕育的乌云正从四面慢慢地聚拢过来，天是一片没有生气的铜灰色，干干的黄土地扬着灰尘和黄沙，不留情面地刮在人们的眼睛上、脸上、身上；白杨树光秃秃地直立着默默地忍受着严寒。冷气连着冻地，吹过一段段半截的、矮矮的干打垒的土墙、土房，砖墙、砖房，吹进这一片黄土连着古城墙、古城墙连着灰色瓦块屋顶、白灰抹面的一排排平房，嗖嗖地蔓延开来。

这是个居民杂居的大杂院，少说也有二百来户人家，每家每户的门前高高低低堆放着冬用的煤砖，大多数人家的窗户上在玻璃与灰色的木框之间，贴着白色的或是带着铅字的纸条，抵御寒风的侵犯，形成一道天然的风景。屋檐下或是窗户的玻璃里伸出的烟囱有黑色的挂满了煤灰，有锈蚀的眼看要开裂，有新新的白洋铁皮的，正对着每个烟囱出口的地方有一个黄黄烟油滴成的冰坨，高高低低的，有点儿像南方的钟乳石。家里有人的烟囱里透出冉冉轻烟；刚回到家中的，烟囱中冒出来的煤烟黄黄的呛人。

每天下午四点钟，大杂院中的人们渐渐集中在大院的水站前面。车站是有两根自来水管的小屋，墙上打两个孔，水龙头安在外面，春夏秋冬每天定时向大院的居民供水。冬天因为怕水管冻坏，必须用煤砖烘着自来水管，每天下午4:00—6:30向居民供水。在那个年代里，管水的也算个了不起的水官，跟卖猪肉的、卖布的、卖鱼卖粮卖糖的一样，权力是很大的，有的是人要求着他，一担水两分钱，因公因私可以自由决定。

像往日一样，这天水站的门口又排起了长长的几十米空桶的长龙。有高高的黑铁皮做的深桶，有矮矮的白瓷漆或铝做的

矮桶，有扁胖口的军绿色的桶，也有红色的塑料桶和各式各样的脸盆。墙边靠着的扁担也是各种各样的，有竹的、木头的；自制挂桶的钩子更是五花八门，两根简单的铁丝拧的，拙拙的熟铁打成的；有的干脆就是一个简单的木条，两个孩子一人担着一头，也能凑合回家；还有些不伦不类的木杠，忍痛也可以用肩挑。反正不管家里有几个桶几个盆，家家都必须有一个装冷水的大缸，水缸的水不仅要够今天、明天的大部分用水，还应储备稍微多一点的水，用来防备夏季断水或是冬季因某个地段自来水管被冻裂之后造成大面积停水时的恐慌。

今天也跟往日一样，人们不慌不忙地排着队，等着接水。大多数人缩着头，把脸藏在竖起的翻毛大衣领子里，两只手抄在两个袖管里，不时地还用手捂捂被冻红的耳朵、鼻子，有的人干脆穿着皮猴皮袄，带着衣帽、手套、口罩，捂得严严实实的，有的一边排队一边跺着脚，蹦跳着；也有些不怕冷的一块玩儿着，采取“剪子、锤子、布”形式，用扁担扛成一个单杠，赢的人在上面打悠悠。天慢慢地黑下来了。

忽然，前面的队伍发生了混乱。排在前面的水桶丁当作响，被抛向各处。水站“站长”的儿子梁承祖，小名小闹外号小猢的男孩紧紧拉住前面一个人的水桶不让走，还尖着嗓子叫道：“哪来的人，到我们地盘打水，也不客气点儿，又没有水票，还把我们放在眼里吗？”

“嘿，你是哪来的毛孩子。我可是排队排到这的。这么长的一队，一桶水给你一毛钱还不行啊。”一个男青年着急地说着，“快松手，别闹了，我还得挑段路呢。”

“你敢说我猢？你不是这个院的不知道我是谁吧？告诉你，我的小名叫小闹，大名梁承祖，和水官是一家的。”梁承祖干脆把

穿着翻毛皮鞋的脚蹠到那人的桶上，“别看我年龄比你小，管的闲事可比你多。”

那人站起身吼道：“像什么话！把你的脚拿下去。”一边上前去拨小闹的脚，“这是喝水的桶，别那么没规矩。不是我家那一带都停水，我能跑这么远到你这里担水？”

“算了算了，让人挑走算了，又不是没给钱。”“桶里的水倒了算了，洗洗桶再接一桶担走。”“天快黑了，别没完没了的。快点接下面的，怎么把水管都关了。”排水的人前面的劝告着，后面的催促着。天又暗又冷，冬天的水槽边上是厚厚的一圈冰，再沾上点儿水，亮亮的滑滑的。

“我就要治治你，不但不拿开脚，还要你把水倒了走人。你想一毛钱就挑水，没那么便宜的事。”小闹吸了吸鼻涕，哈着寒气，一脸不屑的样子，右脚动也没动还踩在那人的桶沿上。

那人弯着腰硬撑着想把水桶从水管前拎走，而小闹坚持着不让拎。咣当，那人一松劲儿，小闹没站稳，一头栽在水槽边上，满满的一桶水泼了一地。

“好啊你，到我的地盘上算计我，我非抽死你。”小闹从冰上爬起来，从墙边抄起一个竹扁担，兜头冲着那人就打。排在前面的桶被搅得七零八落。

“我不是故意的。”那人一边躲着小闹的扁担，一边找自己的水桶，“看你小，不跟你一般见识。今天撞着什么鬼了，我不喝你这的水，行不行？”

一不小心，踩着一溜冰，他重重地跌了个马趴。

眼见着小闹的扁担就冲着那人的腰眼和身上胡乱打去，一下，两下。

排水的队伍乱了，有爱看热闹的，有大声劝说的，有趁闹又

去接水的。几个胆大的冲到小闹的身后想抱住小闹，还有脚快的给住在大杂院门口真正的水官——梁承祖的母亲报信去了，不知是谁打开了水站前的大灯泡。

小闹急红了眼：“谁敢拉我，谁拉我我打谁。”手中的竹扁担到处乱抡。

等到真正的水官孙大妈和小闹的三姐梁招弟赶到时，借着灯光看到水房前已是一片狼藉。在水房前不远冰凉的地上躺着一个没有声息的陌生的年轻人，红眼的小闹还挥动着扁担乱打乱骂，砸扁的空桶、踢翻的水桶东一个西一个绊人的脚。一个水龙头没有开，滴出的水顺着水龙头结成了一条细细的水柱倒挂着。一个水龙头大开，水哗哗地往下流，却没有水桶接。再往远处，有一溜水桶还在整齐地排队，一个挨着一个。冰和着水，水和黄土掺和在一块，把主要的几个打架的、拉架的人弄得跟土猴一样。

“小闹快住手。”小闹的三姐天不怕地不怕地冲在前头去拦小闹，也被毫不留情的扁担扫了一下。

“小祖宗啊，快，快停下来，妈就怕你闹，你可让娘咋做人。你连你娘都敢打，看你还想不想活了。”边说着孙大妈也冲上前去夺小闹手中的扁担。

凶神恶煞的小闹，扁担挥到他妈的头上，到底是没有抡下来。其他的人趁势把扁担夺了过去。

接着就是清理现场，由小闹的三姐招呼着大家继续打水。小闹的妈叫上几个愿意帮忙的，用自行车推着，把躺在地上的年轻人扶着靠着地送往医院。

二、冲 突

梁承祖一家等到那个被打的年轻人在医院里说出他的家人

时才知惹下了大祸，吓得肝颤肉跳直冒冷汗，全都慌了神。

起先，在急诊室里，孙大妈趁医生给那陌生人处理伤口时直个劲儿地赔不是，等到那个年轻人请大夫通知他的家人到医院时，才发现自己儿子今天是真正闯下大祸了。承祖闹腾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就单单她当水官偶尔让儿子帮帮忙时就没少见他跟人打仗，打破人家头、砸坏人家东西那是常儿事。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小时候惯着，一切由着他，由他挑拣，由他闹由他疯，到大了就更不省心了，管还管不住，这回可好，算是撞上阎王老子了。心里一慌，也不管是什么地方，有什么人在场，孙大妈扑通一声就给躺在病床上的年轻人跪下了。

“祖宗啊，我这是瞎了眼，求你开恩原谅你那不懂事的小兄弟吧。是我该死，没管好儿子，我给你赔不是，回去后我一定狠狠地揍那小兔崽子。求求你了，千万别让你家老爷子生气。我们赔你的医药费，侍候你，你让干什么都成，千万别把小闹抓去蹲大牢，他还是个孩子。求求你给个话吧，饶了小闹，看在我这老脸上，原谅我们吧。你就说一句，你不说我不敢起来呀。”

大杂院里几个陪孙大妈送人到医院的男人可算开眼了。

孙大妈嗓门大，性子耿直心眼好不假，但有时也有些认死理、刁蛮。大杂院中什么人都有什么事都有，大家也能理解。可他那个宝贝儿子却是人见人摇头，眼看着他长大的，过去大伙觉得他年纪小不懂事，什么上房揭瓦把人房子弄漏了、用弹弓打人家玻璃堵人家烟囱、欺负小女孩什么的，淘是淘闹是闹，也都原谅他，看他们家在院里这么多年，街里街坊的，让着他，不便撕破脸。可上初中后的一两年，小闹的个头突蹿了不少，肩膀也宽了不少，再打个架什么的和大人没两样，出手快下手狠，那就不是一般的鼻子破脸划伤流几滴血了。上次他偷人家老田头家的鸭

子吃,反倒是他有理,把老田头的鼻梁骨给打断了。还有一次为了帮他们班的一个男生出气,差点儿用砖头把一个男孩给拍死。据说家里管教他,他连他爹也敢还手,只有孙大妈说话稍稍顶点事。小闹成了大杂院公认的麻烦,可大家谁也治不了他。刚刚那场打架的风波很多人都看见了,是太狠了。这回孙大妈低声下气地求那个年轻人饶了小闹。看来小闹真是遇上麻烦了,也活该。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几个人眼看着孙大妈跪在这冰凉的地上,又是求饶又是作揖的时间这么长死活不起来也不是个事。这么着,几个人又是拉孙大妈,又是劝告那年轻人,最不济,就算是看在几个人和大杂院乡里乡亲的面上可怜可怜孙大妈,给个原谅话。急诊室病床上那位又是绷带、又是纱布、又是夹板的年轻人没说话,用被蹭伤的眼睛眨了好几下,头微微动了动,算是一个表示吧。

众人这才算把孙大妈从地上拉起来。医生告诉大家情况已经了解,送来的人没有生命危险。病人的家属就要来了,其他人避一避,大杂院的人可以回去了。

挨打的人叫陈小聪,是省政府一位高级干部的孩子,伤得也的确不轻,除了一些皮肉伤导致青淤血紫外,最要紧的是第二腰椎横突骨折,打夹板不能动。

陈小聪的家人知道儿子被一个16岁的中学生打得住了医院,一家人那个焦急,好个心疼。好在大夫告诉家里人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调养得好,伤口愈合得快,躺在床上静养一个多月不会落下什么后遗症,不影响今后的生活。转过劲来,一家人又义愤填膺。小聪的爸爸是昆山省政府的高级干部,跺一跺脚省政府院里的地面也得颠悠颠悠,没想到自己的儿子竟然被省政

府院里食堂管理员的儿子打了,这还成何体统。老爷子说要动用法律手段,绳之以法,实在不行动用一些关系也行。老太太则是一个劲儿地责怪:怪老头子从来对儿子管教太严,规规矩矩不许越雷池一步;怪自己从小就教育儿子要以礼待人,凡事让人家三分,替别家想想,别争强好胜地惹麻烦,要注意影响;怪市里头管理不利,刚刚过完春节,连正月十五都没过完,在三九寒天把一大片地区的水管冻裂了,害得儿子小聪一个人跑到那么老远的大杂院找什么水;怪儿子也是个死心眼子,放假在家也可以让警卫员去找嘛,偏偏逞强自己去;去就去了,还怕把借别人的水桶给砸扁了,去找什么桶,白白挨了那么多打。小聪姐姐陈小颖的气不打一处来。小聪啊小聪,用不上水有你什么事,有的是人去,还上赶着要去表现表现呢,去什么狗屁地方接什么劳什子的水,还有那个可恨的半大的毛孩子打人,小聪不但不还手,反被打成这样,最可气的是这家偏偏和省政府还有联系,这不是明目张胆反了吗?一个门里混饭吃的人不认得一个门里的人,反倒在大爷爷头上动土。

小闹一家人自从陈小聪住院,车轮似的穿梭于医院和省政府之间,又是炖鸡汤又是排骨汤、鱼汤,凡是能买得到的营养品、滋补品,想着法地给小聪送来。幸亏小闹的爸是食堂管理员,这在当时市场鸡类、肉类、鱼类供应仍不丰富的年代,算是多了个便利条件。只是一家生活本来就不宽裕,小闹又常惹乱子,害得家里时常赔钱赔物,这回可好,不是一般地赔点儿就完了,弄不好小闹要进局子。为此家里人砸锅卖铁像神样侍候着,就为了陈小聪说句软话,原谅了小闹,有一个好的结局。为此,小闹被押到病床前赔了两次不是,尽管他一百二十分地不愿意;小闹的三姐梁招弟为了筹钱,不惜卖血补贴家用度过难关,作为那天打

人风波的目击者，平日泼泼辣辣没遮没拦的一张嘴这回是有口难开；为此小闹的父亲——那个憨厚勤快、工作积极、对儿子教育无效无奈的老梁头撕破脸皮恳求省政府院内的其他领导帮帮忙说句话，又去苦苦哀求陈小聪父亲看在他的儿子年龄还小不懂事的份上饶了这一回，要不是拉得快，差一点儿就给老首长跪下了。

小闹没有进监狱，陈小聪伤好后也没有落下残疾，完好如初，这一关总算平平安安过去了。

只是肇事者小闹本人还没有得到什么深刻的教训及其反省和改变。从小到大他不知惹了多少祸，多少次都能顺顺利利地过关，这一次虽说刚开始挺邪乎，但结果是一样的。他小闹还在家里，还是大杂院的一个小霸王，抑或更得意更猖狂了，谁能奈他何？每次惹祸他是不把爹的教诲放在眼中的，只有当水官的妈给他两脖子溜子他才认个错，老实一会儿。这次当然他收敛的时间稍长点。不过一般他闯祸时他的妈和他的三姐都是坚强地站在他一方，认为他占理的地方一定比别人多。多少次他明明没占理，照样被家中的女将争辩取胜，对方落荒而逃。每到这时，小闹的脸都得意得发光。小闹小闹，如果他不汲取深刻的教训，还一味让家人包庇着，早晚他还要闹。

大约在接水风波后三个来月时，小闹和一群哥们儿到一个高档饭店撮馆子。落座后不久，小闹眼尖，一眼就发现不远的地方陈小聪的姐姐和一戴眼镜的男的也在吃饭。仗着人多势壮，小闹又开始了恶作剧。

“怎么样，我说小聪的姐姐，那人没事了吧？要不要我们家再炖鸡汤送去？”小闹故意把手放在小聪姐姐的肩膀上。

“去，你找死啊，手往哪放？”小聪姐姐生气地拨开小闹的手。